

少年从军记



吴子斌 李宜德 著

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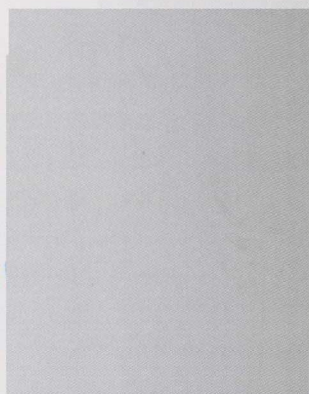


I247.57

1346

少年从军记

S H A O N I A N C O N G J U N J 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从军记/吴子斌等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881-3

I. 少…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287 号

书 名: 少年从军记

作 者: 吴子斌 李宜德

责任编辑: 杜 铭

装帧设计: 苏 馨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0.37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3-1881-3/I·1478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呼唤自我 不忘过去

大地上，一片片烽火。

战火烽起年代，到处燃起了一片又一片烽火。

它由九一八事变燃起，向前延伸，一直延伸着，足有数年之久。

接着是七七事变。对这个年代，群众有自己的称呼和认识。它叫作战天斗地的八年，也叫作延安抗战八年。

“延安八年”，它是战斗的，也是文化的；它是胜利的，也是启蒙的；它是创意的，又是宣教式的，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抗日的将士和青年们，它是那么多抗战枪声和歌声，又是那么多扫荡和反扫荡，那么多战斗故事和歌谣，那么多救亡室、“列宁角”、墙报，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新生事物，那么多露天大报告、会场拉歌的动人场面，还有群众自发的大秧歌……

新生事物都是初次出现，又都是不断出现，又都是迅速普及的。妇女们走出锅台，站岗放哨去了；孩子们成立了儿童团，他们拿起红缨枪，站岗放哨去了。这些都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的事，祖祖辈辈坐在炕头上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抗日烽火，随着部队的脚步，到处蔓延。军民一家人，他们从这个战

斗走到那个战斗,从这个胜利走向那个胜利。前头在战斗,后头开军民联欢晚会。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晚会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前头日军走了,后头庆祝胜利的锣鼓响了。枪炮声和锣鼓声连成一片。

抗战故事满天飞,墙报刊出了一篇又一篇。人人都变成了宣传干事,人人都拿起笔来,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记者和作家。

解放区大报有《文艺报》,八路军总部有《军政杂志》,它们连载着各地通讯报导、活报和歌谣故事。又有个期刊叫《大众文艺》,在延安出版。当年的文艺干部和战士,成群结队,人人都有一支抗战的枪和笔,哪个重要?两个都重要。

这个战斗的文化的年代,是一个双丰收的年代,各种书刊出版了,一批记者、作家诞生了。这是多么新鲜肥沃的土地。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艺战士和艺术家。没有当年的生活和积累,就没有今天,而这一天又会益寿延年地无限延长。

二

有前因有后果,可以说建国后的大批文艺干部,大多数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李季、闻捷都是,梁斌、徐光耀也都是,他们都是由部队文艺战士而成为作家的。

当年的文艺小组、宣传队都从生活中来。生活是最根本的,从生活中来,才谈得上生活的积累和生活的升华。可以说,没有生活的根本,就没有锦绣前程;没有当年的基层文艺活动,也就没有今天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和这些作者的诞生。文艺永远不会和生活分离,文艺在大地上发芽、生长和壮大,我们要看重的是它初期的生活报道和纪实(报告)文学,这是它的婴儿期。

今天出版的《少年从军记》,它说明了这种生活和创作的关系。

吴子斌和李宜德作者二人，生活于抗战年代，他们的著作自然怀胎于当年的抗战生活。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创作，直到老年，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创作。这个例证是特殊的，也是典型的。它验证了生活和创作的果实——永恒的因果关系。

吴子斌曾在农垦部工作，他多次组织过当代作家到全国农场的参观学习。某年他又在洪泽湖畔盱眙附近的山河农场组织了一次农垦部门的创作学习班。他和李宜德二人同居一室，恐怕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用说，这是他们工作之余，又一次进行业余创作的最好机会。

盱眙，那个地方看似荒漠，但十分幽美。那里有一片明代皇帝的陵墓，墓道上石兽湮没在草丛之中，但罗列得整齐有致，可以漫步，也具有旅游价值，可是学员们很少在此活动，也未见他们到附近城镇参观访问。学习环境幽雅而安静，我想，作者二人对此书的构思与写作，在此得到充分的酝酿和讨论。

又多少年过去了，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这证明了生活的动力一直在牵引着文学上的创作活动。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唐' (Tang) and '加' (Jia),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2005.2.20

目 录

上篇 顽强的挣扎

第一章	痛苦的失落	(3)
第二章	谋生	(9)
第三章	观音庙	(19)
第四章	学号难	(28)
第五章	观音显灵	(34)
第六章	复仇之火在燃烧	(41)
第七章	报仇	(49)
第八章	在禁闭室里	(57)
第九章	惊心动魄	(65)
第十章	营救	(69)

中篇 烈火炼真金

第十一章	走向归途	(83)
第十二章	激动的热泪	(92)
第十三章	新的开始	(99)
第十四章	下连	(106)
第十五章	冤家路窄	(112)
第十六章	战斗友谊	(120)
第十七章	英雄兄弟	(125)
第十八章	咱娘	(131)
第十九章	小辫子	(138)

第二十章	劳卯时	(144)
第二十一章	夜游神	(150)
第二十二章	在野战医院	(159)
第二十三章	智闯柳营集(一)	(166)
第二十四章	智闯柳营集(二)	(173)

下篇 打出生路来(上)

第二十五章	寒与暖	(183)
第二十六章	采莲船	(190)
第二十七章	甜与苦	(198)
第二十八章	逆境	(205)
第二十九章	巧遇	(211)
第三十章	鄂东第一游击队	(220)
第三十一章	谁怕谁	(228)
第三十二章	咏霞蒙难	(240)
第三十三章	沉痛的教训	(248)

下篇 打出生路来(下)

第三十四章	归队	(257)
第三十五章	醉酒	(263)
第三十六章	一次奇怪的战斗	(270)
第三十七章	宴请	(275)
第三十八章	就义前的遐想	(285)
第三十九章	劫刑场	(294)
第四十章	再驻李家大圩	(302)
第四十一章	进城	(309)
第四十二章	感情的归宿	(316)

上篇 顽强的挣扎

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留下的是一堆值得思考、回味和无法忘记的往事，它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踏着历史的脚印去面向现实，奋起拼搏，努力向前。

——题记

第一章 痛苦的失落

五黄六月，一个灰蒙蒙阴沉沉的天。那灰中带黑的似雾非雾的气流重重地压在黄土小院内的房檐屋顶，压在院中央的婆婆大枣树的树梢上，压得闷热，压得憋气，压得令人异常心躁。树上的知了扯开嗓门拼命地嘶叫，把这块小天地内的气氛压得更结实，更凝重，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

靠南墙的一间简陋的堆放杂物的工棚里，一个半大小孩正憋着一股劲儿，忍痛地整理那未完工的艺术砖雕和雕刻所用的凿子、刀子等工具；同时，将破桌上的《国文》、《算术》课本，该收的收，该码的码，看样子，像是一台大戏唱完了，正在收场。他把一股怨恨的目光投向小院，投向北屋两扇写着“三阳开泰”、“五福临门”对联的紧闭房门上……蓦然，看到墙上挂着一盏写有“姚记”的纱灯。这是一盏引路的明灯，是它在三年前漆黑的夜晚，把他从跟姥姥看夜戏走失后，领回到爹娘的温暖小屋。那提灯引路的姚掌柜——一个脸上带着文气的结实汉子，说话带着和气，永远笑容满脸。他一共来过四次家，每次都带来香香甜甜的鸡蛋糕；最后一次，一见面就捧起继南的脸，脑门顶着脑门，抵了一阵子后，很随和地说：“怎么样，小伙子，跟我上石灰窑吧。你认字，当个记账的小先生，怎样？”继南爹这时也附和地说：“愿不愿意，继南？”

继南说：“愿意。”

他爹打趣地说：“只怕又想吃人家的鸡蛋糕了吧？”大家一阵欢笑。如今，武继南一见到灯笼，心里就暖暖的。他无目的地向前方凝视着……在武继南的稚气的脸蛋上充满愠怒，眉宇间又带着几许沮丧和痛楚。眼下，哪来的福星高照的三阳，哪来的吉祥如意的五福？没有。现实生活给予他的是灾难——他爹的惨死，使一个五口之家失去了顶梁柱，使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陷入困境。十二岁，他不比别的孩子差；他那神亮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和那灵巧的双手，一看，就知道他的基本素质：他要做一名比他爹还要出色的能文能武的泥水匠。但眼下他缺衣少食，没有书读——连校外跟读的机会也失去了，更无暇学艺；他得捡煤核儿、野菜，还得准备到城河街染坊当小伙计混饭，早早失去了天真烂漫，变成个半麻木的小大人了。

枣树上飞起的一只小鸟惊动了他。他抬起头往树上望了望，见小鸟飞去，他的目光慢慢地落到了树阴下的那片平展的黄土小院，那块平展的黄土地像有什么灵性，目光一经接触，往昔的欢乐便立即在脑海中翻腾起来，眼前浮现出一群活蹦乱跳的可爱小朋友们，一张张活泼的面孔，一双双明亮的小眼睛，嘻嘻哈哈地叫着、跳着，热闹异常……

那是他同他的朋友们在玩一种叫“雉鸡翎扛大刀”的游戏。

面前站的是比他高出半头、一副滑稽相的劳卯时——叫白了，叫他“老猫屎”。武继南张开双臂、叉开双腿站着，拦着对方。在他背后，扯着他的衣服站着的是正在读私塾，习惯伸长脖、眯缝眼看人的近视眼司五元；司五元身后是瘦瘦的显得眼睛挺大的田友根；田友根身后是小哑巴；小哑巴身后是两个漂亮的女孩，其中一个娃娃头的发型、鸭蛋脸、白衬衫黑裙、白白净净的洋学生侯咏霞。她最爱笑，现在手扯着哑巴的衣服，偷看着劳卯时那滑稽相，咯咯笑个不停。

武继南说：“都准备好，我念几句词，由劳卯时抓我身后的任何

一个人，我挡着，只要他能捉住一个，就算他赢——被捉住的人再到前面换他，捉别的人。”他张着双臂念道：

雄鸡翎，扛大刀，
哪路兵马许你挑？
想挑哪个挑哪个，
不许挑俺的“歪布交”（歪辫子）

于是，大家跑动起来，捉的捉，挡的挡，躲的躲，大家跑着、叫着、笑着，把个小院闹翻了天。劳卯时鬼点子多，眼珠子一转，左一晃右一晃，做个假动作，然后猛地一扑，抓住了侯咏霞，但这一刻手像碰到灼热的火钳，立即放了。他是看菜园家中的穷小子，从来没有碰过女孩子的手，当他一抓，觉得手里软绵绵的，惊觉一下，马上松手，侯咏霞又跑了。这样，有的说“黄米粘糕”，粘住就算；有的说没抓住，不算，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跑够了，跳够了，嚷嚷够了，各自的脸上胀得红扑扑的，脑门上沁着汗珠儿，再一窝蜂地挤到武继南学砖雕、读书的工棚里说笑。

小朋友们是闲不住的，刚一停下来就七嘴八舌地提出玩这玩那，有的提出玩“娶媳妇”。司五元张口就说：“叫武继南当新女婿……”

“别别，”不等司五元说下去，敏感的武继南便猜出往下司五元要说的话，为了不让他说出媳妇是谁便打断说：“不好不好，跑得这么累，该坐下来歇歇，讲讲故事什么的。咱们还是讲故事吧，好久没有讲故事了，准有很多很多的好故事，大家说好吧？”

讲故事司五元算是大王，他看的杂书多，故事多，又会吹牛，讲起来头头是道儿。但他却不先讲，让别人先讲，三推两推，推到了劳卯时的头上。劳卯时先齜着牙笑了笑，当他觉察出女孩子在笑他的嘴时，连忙把嘴抿了起来。他最会讲“屁”的故事，说：“一个老头特

别会放屁，放得又大又响，他放个屁能把磨盘崩起来。你看，他憋足了劲儿冲着磨盘放：一屁不动弹，二屁忽扇扇，三屁过来摇天转。双手在空中划了个圈儿。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侯咏霞笑岔了气儿，拍着胸脯，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好不好，太粗俗了。”于是大家又叫侯咏霞讲。她鼓足勇气说：“讲就讲。”理理软软的秀发，转动着亮晶晶的眼睛，发出清脆的音调，“从前呀，有两个小白兔，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不等她说完，司五元眯着小眼睛就插断了：“往后，来了个大灰狼，把小白兔拖走了，哈哈。”见侯咏霞笑着不讲了，他便拿了个什么往板上“啪”地一拍，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话说济公和尚，短头发二寸来长，一脸油泥，身披破袈裟，手拿破芭蕉扇，足蹬破草鞋，走起路来气哩气啦，气哩气啦……”接着他吹起来了，说济公把破僧帽抛起来能变成一座大山，把破草帽抛起来能变成楼房，把脚丫子上的油泥儿抠下来能变成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讲着讲着嘴“油”了，由济公说到如来佛，由如来佛讲到观音菩萨，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本城了。说：“城里有个观音庙，庙里有座观音菩萨，五月端午没人拿粽子上供，一气之下，把庙吹了个窟窿。”

“吹牛！”劳卯时首先反对，“菩萨吹口气能把屋顶吹个窟窿，那放个屁还能把后墙崩个窟窿呢。那里我去过，现在住着一班小号兵儿。”两下的一争，就要打赌上观音庙看个究竟……

正当那满是欢笑的小院和充满快乐的工棚，让武继南兴奋得脸热乎乎的时候，北屋里传来了武继红的声音：“继南，继南！”这声音惊扰了他的好梦。“哎！”他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杂物，从工棚走了出来。

北屋里，咏霞失落地无精打采地收拾自己的衣物——看样子，她真要离开这里了。那穿惯的白衬衫、黑裙子不见了，身穿粗布大襟小袄，长裤；甜润的鸭蛋脸上的光泽变成几许饥谨、憔悴；美丽的眼睛似乎深陷了不少，眼眶带着浅浅的灰暗色。她跟继红姐姐在一起睡觉，

常常翻烧饼似的翻来翻去地失眠，痛苦地思索。她觉着自己倒霉透了，她爹——侯先生以八路军的罪名被日本人关在宪兵队，不知死活；家被洗劫一空，娘疯了，失踪了。她到了姥姥家又被那个大烟鬼舅舅盯上了，要卖掉她。她只好逃到了武继南的家，武家收留了她。谁知，继南的爹济仁大爷又出事，惨遭日寇杀害。弄得她连武家也不能呆了。好在，她乡下过房叔叔同意她去——那可是个正经的庄户人家，她也愿意去。昨夜她问继红姐姐：“听人说，人的命运有好有赖，你说有没有？”继红说：“我也说不清楚。说来也怪，那杨家老财，家财万贯，该是命好吧，偏偏叫人绑了票；有的家穷是穷点却欢欢实实，你能说这是命不好吗？想不清楚，就干脆不想它，世道不好，走一步看一步吧。”咏霞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家也出了这么大事。”继红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没等她说完便说：“都是那碎嘴子田友山闯的祸！俺爹带他给八路军盘‘吸火’，他见了八路军，听到不少新鲜事，回来就憋不住了，什么都说，在洗衣服的姑娘群里还唱八路军歌：什么大炮咚咚响哟，四进虎南岭，日本鬼子进中国不能在家中；男人担一担哟，女人挎一篮……你想，你就是不说、不唱，保长还想着法儿寻你点事，哪还经得你唱！这不，唱者无心，听者有意，不几天就传到了保长的耳朵里，闹出这么大的事。临到我爹被捆走，他还在后园跟人家说笑，我说他，还不动，直到我骂他等死啊！他才跑得连个人影儿也没留下。”咏霞说：“你喜欢他，是吧？”“唉！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呢。”她说她爹给她找了个担着担儿卖羊肉的当女婿。她不喜欢，这阵子一提起这件事就闹心。今天，咏霞要走了，她有点舍不得，拉着咏霞到炕沿边：“来，我给你梳梳头。”她把咏霞的娃娃头发型用双手一拢，在后脑勺扎了一个粗粗的小辫儿：“我把你打扮得丑一点。这就像一个有把儿的砂锅扣在头上。乡里小女孩都是这样。你去了，要入乡随俗，学着干点小农活，学会做饭、刷锅、扫院子，学点针线活，要勤快一点，抽空读点书。爹娘不在身边一切都要自己料理

自己。”

咏霞低着脑袋点点头。

继南站在门口，见咏霞打扮成这个样子，想笑又笑不出来。

继红瞥见说：“死站着干什么？还不到胡同口看看咏霞叔叔来了没有？”

娘端着一锅金黄色的玉米面窝头进来了，她连一根野菜也没掺，她喜欢咏霞。这闺女模样长得好，还识文断字，她想留下咏霞给继南当个童养媳！想说可终究没敢说。继南爹一死，这话就只好把它烂在肚里了。想留，不能留，就让孩子多呆一会也好。她说：“她叔恐怕得待一会来，你想，他得把煤卖了，才能来。一人赶着一匹毛驴驮着煤卖，容易吗？还得会子呢。”把窝头用布包好，留给咏霞。

继南正要去，这时，劳卯时从后墙翻墙过来了。他的脸上还有干血迹，门牙缺了半个。一家人围上来关切地问长问短。咏霞问：“卯时哥，怎么啦？”继南猜测着：“跟谁打架了？”

“可是呢。”劳卯时一边用袖筒揩揩嘴一边说：“跟偷菜的。我爹病得下不了炕，只好夜里我巡逻，人家见我是个半大小子就上了劲儿。不过那小子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肚里没食呀，打不动。”听说叫继南上胡同口接咏霞叔就说：“咏霞，你收拾东西，我跟继南一道去。”说完，出门去了胡同口。

第二章 谋生

在东大路上，侯咏霞骑着白耳朵的毛驴快速地往前走。这驴的脊背上没有鞍子，只在光背上垫了条装煤的粗线布袋，一条旧印花褥子，因为没有蹬子，两条腿只好吊着，双手紧紧抓着座下的褥角。她的叔叔——扎着白羊肚毛巾的结实憨厚的中年庄稼汉，牵着缰绳走在前头，武继南、劳卯时跟在两侧。路上静静的，好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走了一会，还是咏霞先开了口：“继南哥，卯时哥，你们都回去吧，已经送了这么远了”。

她叔叔闻声也停了下来，回头说：“对，你俩回去吧，一路上有我呢，你们放心。”

继南一肚子话，不知怎么，这时连一句也说不出，只是傻站着看。倒是劳卯时说道：“叔，咏霞到了乡下可给你添麻烦了，她没有下过乡，一直在城里读书，从未干过什么农活儿……”

“农活还用得着一个小妮家干？我一个人就行了。她可以帮着她婶婶烧火什么的。她婶没个女孩，喜欢还来不及，还肯叫她干活？”停停他又说：“咱乡下苦是苦点，不过，种几亩地有粮吃，到城里卖点煤，吃菜的油盐钱也不愁了，就是没有书读——连私塾也没有，更不要说洋学堂了。这得叫咏霞受点委屈。”

继南终于想起句要紧的话：“没事别出门，提防着坏人。”